



幸福的时光总是匆匆。

日升日落，春去秋来，小燕子和紫薇，嫁给永琪和尔康，转眼就是四年了。这四年中，对两位格格来说，生活里也有意外，也有惊喜，也有挑战，也有挫折……但是，绝大多数的日子是甜蜜的、温馨的。

紫薇和尔康，初婚的生活甜如蜜。学士府里的岁月，是由无数深情堆积起来的。婚后第二年，紫薇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霏东，小名东儿。从此，紫薇身兼媳妇、妻子和母亲的三重身份，感受了三种不同的爱，不同的责任，不同的负担，不同的欢乐。紫薇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自己的感觉：“幸福”。被满满的爱包围着，这就是“幸福”！当然，在学士府里的生活，逐渐也走上了一定的格式，尔康每天去上朝，她在家里忙着东儿，忙着和福晋学习照顾家务，随时进宫小住，陪伴小燕子，跟乾隆做伴。这种生活有些规律化，比起以前的惊风骇浪，好像缺少了些刺激，紫薇却非常享受这种安定。每晚，和尔康、东儿依偎在庭院里，看着月亮，数着星星，就像杜牧的诗句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，天阶夜色

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生活中 处处都是诗意。

她和小燕子，几乎每隔三四天就要见一次面，姐妹二人，越来越亲。相形之下，金琐逐渐远离她的生活了。金琐自从嫁给柳青 连续生了两个孩子 柳红又远嫁到天津去了 整个会宾楼的工作，全落在柳青夫妇的肩上。有了孩子，有了家庭，有了生意兴隆的会宾楼，他们夫妇忙得不亦乐乎。会宾楼在北京闹市区，客人三教九流都有。紫薇和小燕子婚后，都不方便常常去那儿，免得让太后不悦。这样，只有逢年过节 大家才会找个日子团聚一下 谈谈过去 谈谈现在 谈谈未来。

紫薇的岁月 就这样甜蜜的、单纯的、顺利的、满足的流过去。

小燕子比起紫薇来，就没有那么顺利和单纯了。

宫中的岁月，对于活泼好动的小燕子，实在是规矩太多，拘束太多。假若不是为了永琪，她大概早就不耐烦了。永琪，这个名字不知不觉间，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主题。他实在太好，好得小燕子没有办法再挑剔。就算对生活有些不耐烦，每次都在永琪的宠爱和笑语中，融解成一片温柔。“温柔”这两个字对小燕子几乎是“陌生”的 是与她无关的。却在这四年中，逐渐浸入她的心灵。就像河床中的顽石，经过日积月累流水的浸透琢磨，都会变成没有棱角的鹅卵石。小燕子是顽石，永琪就是那条河，把她紧紧的包裹，细细的雕琢 轻轻的冲击……一点一滴，一日一月，让这深刻的爱，化解了小燕子的戾气。当初乾隆一心一意要让小燕子“化力气为糨糊”永琪终于做到了。她的尖锐和叛逆 她的嚣张和跋扈 都被永琪治得差不多了。但是 小燕子还是小燕子 她的迷糊依旧 她的乐观依旧 她的“不求甚解”也依旧 至于她的“大而化之”和“沉不住气”仍然是她不变的个性。

这四年里，小燕子有两件无法完成的大事，让她时时刻刻都在揪心。

第一件，是箫剑和晴儿。

箫剑和晴儿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小燕子的婚礼上。在灯烛辉煌下，在人影缤纷中，两人蓦然相见，恍如再世重逢。从此，箫剑心里有了晴儿，晴儿心里也有了箫剑。因为乾隆说过一句“箫剑可以随时进宫探视小燕子”，箫剑进宫，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。没多久，他再度进宫，在永琪的景阳宫里，和晴儿又见到了。这次，两人谈了很多，箫剑谈他的江湖经验，晴儿谈她的宫中见闻，两人惊怔在对方那不可思议的世界里，迷失在对方那闪亮的眼神下。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……两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，那种“电光石火”的感觉，就把两人深深的攫住了，就像千古的魔咒，无从挣扎，无从抛躲。

两人在灯节时抢答灯谜，在节庆时共赏烟花。一个是江湖奇男子，一个是深宫奇女子，终于陷进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的境界。在这四年里，太后屡次要给晴儿指婚，都在晴儿近乎“拼命”的拒绝下，只得作罢。年复一年，这婚事拖得太久，指婚的对象也就越来越难。晴儿的年岁渐渐大了，过了宫里“指婚”的年龄。太后开始认为她是“一心一意”要陪伴自己，度过天年，也就不再热心的给她找对象。但是，小燕子、永琪、尔康和紫薇四个人，却心知肚明，有意无意间，四人总是给他们两个制造机会。大家心里也明白，这种机会，实际上是把晴儿和箫剑推进苦海，因为这是一段毫无希望的感情，爱得越深，爱得越苦。不过，紫薇和尔康，永琪和小燕子，谁没经过这样的煎熬？受苦，好像是相爱的必经之路，是逃不过的宿命。受苦，也是达到幸福境界的基石。“若非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？”这样想着，大家几乎是“众志成

城'的'完成'着这种宿命。

箫剑是非常矛盾和苦恼的。在这四年里，他拼命隐忍着，没有让小燕子知道他们兄妹身上的“血海深仇”，也不敢让永琪知道。他以为，只要他认定乾隆是个仁君，就可以以摆脱这种仇恨了。但是，事实却不是这样。在这四年之中，他常常进宫，和乾隆见面次数不多。生活里：，却处处都有乾隆的影子，几乎每天，都在考验他的耐力。多年来根深蒂固的“杀父之仇”早已铭刻在心，挥之不去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惨死的父母。每次见到乾隆，他这种矛盾就更加尖锐，像一把利剑，一次又一次的刺进内心深处。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：“离开北京，离开晴儿，离开皇宫，离开小燕子……”但是，他却力不从心。晴儿和小燕子，是两股强大的力量，把他锁在北京，他走不了。小燕子总说，他应该向老佛爷摊牌，要求娶晴儿。他能吗？老佛爷会允许吗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！就算太阳打西边出来，老佛爷应允了，他能给晴儿幸福吗？看到紫薇的生活，看到小燕子的生活，他就裹足不前了。自己的身世，自己的悲哀，又怎么是养在深宫的晴儿可以体会和了解的呢？

箫剑和晴儿，就这样陷进痛苦和煎熬里。

第二件，是结婚四年，小燕子居然还没有为永琪生下一男半女。

在宫里，这可是一件大事，是她许多“缺点”之外，更大的一项“罪过”。连宠爱她的皇阿玛，对这一点也耿耿于怀。当太后埋怨小燕子的时候，乾隆再也无法护着她，帮着她说说话。尤其，小燕子并不是不能怀孕，在新婚第一年，她就莫名其妙的失去了一个孩子。

失去那个孩子的经过也很希奇。

那时，小燕子和永琪正在新婚，她的身份是“福晋，了。

宫里，因为习惯使然，大家还是称呼她和紫薇为“格格”。这位新婚的小燕子，努力要适应宫里的生活，努力要学习怎样当一个福晋。那天，是宫里的“晒书日”，宫里的妃嫔们会忙着把藏书楼里的藏书，搬到楼外的广场上来曝晒。这个工作，本来是令妃领导着完成的。但是，小燕子自告奋勇，毛遂自荐，信心十足的接下了这个工作。

“晒书有什么难？我带着明月、彩霞、小桌子、小邓子去做，包管把每本书都晒得透透的！”小燕子拍着胸脯，精神抖擞的说：“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！”

永琪对于小燕子“晒书”，是相当不放心的，曾经想阻止，乾隆却大为高兴。

“就让小燕子去做吧！她也该学学宫里的事务了！”

永琪看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燕子，心想，晒书是个大工程，必须帮她找些帮手，于是赶紧接口：

“晒书也挺好玩的，我让尔康、紫薇、箫剑、晴儿都来帮忙，大家七手八脚，人多好做事！你顺便还可以学一学书名，藏书楼有好多古书呢！”

小燕子瞪了永琪一眼，嚷着：

“哎呀，晒书就‘晒书’，别把它当成‘教书’，要不然我宁可不要你帮忙！整天教我成语，我已经快要烦死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小燕子，你还是看到书就害怕啊？”乾隆不禁大笑起来，一点头：“嗯，永琪倒提醒了朕，小燕子，朕还要交一个工作给你，藏书楼的书晒好了，你仔细登录每一本书的名字，做一个目录出来！”

“啊？还要做目录啊？”小燕子大惊，推了推永琪：“看吧，都是你！真会帮倒忙！害我又有功课了！”

乾隆一听，忍不住又大笑起来。教育小燕子，其实，带给他很大的乐趣。

永琪没料到给小燕子找了麻烦，看着她傻笑。

于是，那天，几十张大又长的桌子，摆在藏书楼外的广场上。

小燕子忙忙碌碌，带着明月、彩霞、小邓子、小卓子和众多宫女、太监，搬着一叠一叠的古书，摊在桌上曝晒。

永琪、尔康、箫剑、晴儿、紫薇都来帮忙。永琪不住提醒小燕子：

“你不能把各种书混起来晒，这样会搅乱，连复原都复原不了！第一张桌子专门晒历史方面的书，第二张桌子专门晒诗词方面的书……以此类推，要分门别类才行！万一搅乱了，我们弄几天都弄不完！”

“我知道！我知道！”小燕子拿起一本书来看，看得糊里糊涂，“可是这书上外国字，我看不懂！”

紫薇伸头一看，叹了口气：

“那不是外国字，是西藏文！”

小燕子一惊，瞪着那本书嚷嚷：

“怎么连西藏文都有？应该让塞娅来分类！”

箫剑看看这个妹妹，知道要让她来分类，恐怕是个“不可能的任务”，还是少说话，多做事为妙，就跑过来揽住这个最困难的工作：

“好了好了，这分门别类的工作，我来做！”

晴儿看了箫剑一眼，心里像小鹿一般乱跳着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“晒书”会带给她这么好的机会，又能看到箫剑了。即使到处都是宫女太监，即使无法和他说上任何知心话，但是，只要能够看到他，已经是她梦寐以求的事了。她跟了过来，轻声说：

“我来帮你忙！”

小燕子眼珠一转，就欣喜的把晴儿往箫剑身边一推。

“就这样就这样，晴儿，你和我哥来分门别类，我来搬书！用体力的事 我来做 用脑筋的事 你们做！”

晴儿被小燕子一推，差点撞到箫剑身上，和箫剑目光一接，脸就红了。箫剑拿着书，看着她，见她脸颊飞红，眼光如醉，就看得出神了。

尔康和紫薇，交换了会心的一笑。尔康看看天色，着急起来：

“我们必须快一点！要不然，晒好几天都晒不完！”

小燕子被提醒了，看了看桌上乱七八糟的书籍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

“这样不行，我们的进度太慢了！永琪，我们必须把‘武功’拿出来 那个藏书楼里 还有好多好多的书 我们施展‘功夫’ 先把它们都搬运出来再说！”

小燕子说着，看看高高的藏书楼，用脚一挑，把桌子一张张的挑起来，搭成一个大高台，她就腾身而起，脚尖在每张桌上蜻蜓点水般一点，就一层一层的蹿上了最高点，然后，她一飞身，从藏书楼的窗口飞跃进去，动作真是干净利落。原来，小燕子的成语进步不大，这些年，跟着箫剑练功夫，倒真的练出一身好功夫。

大家抬头看着窗子，转眼间，就看到小燕子捧着一摞书，出现在窗口。

“是我扔下来 还是你们接过去？”她在窗口喊。

“别扔！别扔！那些书装订都不牢，一扔就散了！”永琪急忙喊，一跃而上，飞身接书，再跃回桌子，把书放好。

这样一表演，宫女和太监们，见所未见，全部鼓掌叫好。

小燕子好得意，又捧出第二摞书。

这次是尔康飞身上去接书。接着，是箫剑接书。小燕子来不及搬运，明月、彩霞、小邓子、小卓子和宫女太监们，都跑

进藏书楼里去帮忙。大家轮番出现在窗口，运出一摞一摞的书，速度越来越快。永琪、尔康、箫剑三个，筒直接不完。小燕子看得心花怒放，大笑：

“这个好玩！看样子，你们忙不过来了，我也来帮忙接书！”

小燕子一个斤斗翻回广场，也加入了接书的工作。太监们赶紧再搬出许多桌子来，因为原来的桌子成了大高台，剩下的桌子不够用了。

顿时间，广场上人起人落，煞是好看。书本一叠一叠的堆积在桌上，晴儿和紫薇，带着一批宫女太监们，忙忙碌碌的把书本摊开曝晒。小燕子和三位公子，上上下下的接书运书，像几只大鸟那样飞来飞去，来往穿梭，真是热闹非凡。

一会儿，晴儿和紫薇已经弄得手忙脚乱了。晴儿喊着：

“一下子送来这么多，我来不及分类呀！”

紫薇紧张起来，跟着叫：

“小燕子！你把所有的书都弄混了！你看，这《史记》是一套，怎么东一本西一本？晴儿，我们赶快来分！”

尔康看看几张桌子，都堆满了书，有些担心了，怀疑的问：

“我们是不是太快了？我记得以前晒书，都是分三四天才晒完，一次只晒一种书！”

小燕子神勇的一抬头，得意的接口：

“我们表现给大家看看，他们要做好几天的工作，我们就一天做完！让皇阿玛和老佛爷，惊喜一下！对于我的工作能力，他们从来没有肯定过！”

“慢一点慢一点，书要摊开晒，这样一摞一摞的放着不行！里面都晒不到，我们还是慢慢来吧！”永琪招呼着太监们“小顺子，你带着大伙，把书本一本一本摊开，知道吗？”

“喳！奴才遵命！”

许多太监和宫女，就忙着翻开书本去曝晒。

小燕子管不了这么多，也没想这么多，只想赶快把工作做完。她马不停蹄，依然跳上跳下的搬运着书籍。广场上，人来人往，上上下下，送书、接书、放书、翻书……转眼间，几张大桌子，全部堆满了书，宫女太监们从来没有这样“玩”过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个个兴高采烈。

终于，全部的书，都搬出来了，每个人都是满身大汗，小燕子乐得大笑。

“我们做到了，一个时辰都不到，我们搬出了所有的书！”

紫薇和晴儿忙着分类，尔康、永琪、箫剑累得汗流浹背。

“哎，陪小燕子‘晒书’，比陪小燕子练剑还辛苦！”永琪瞪着小燕子，做挥汗状，“总算大功告成，大家可以休息一会儿了！”

几个人累得筋疲力尽，全部瘫倒在一旁的椅子上。

晴儿笑着，看看几个人：

“你们现在高兴，等会儿收书的时候，就麻烦了！这样乱搬一气，全部都搅混了，等下子，有没有‘武功’可以帮忙‘分门别类’呢？”

永琪、箫剑、尔康都一怔，发呆了，面面相觑。小燕子乐观的说：

“哎，你们不要发愁，这‘分门别类’嘛，找几个认得字的宫女太监来分，分好了，我们再搬上书架，不就行了！”

“可是，那些书名，有的是草书，有的是隶书，有的是篆书……还包括满文，蒙古文，别说宫女太监，就是我们几个，也不见得每个字都认得！”尔康说。

“紫薇总认得！”小燕子有恃无恐。

“我也有很多都不认得，那些蒙古文，我从来没有念过！”

更别说西藏文了！”紫薇赶紧声明。

“啊？那要怎么办？”小燕子这才觉得事态严重，“皇阿玛还要我做目录呢，这不是有意刁难我吗？”

正在这时，太阳没有了，空中，一道闪电划过，隐隐有雷声响起。这声雷声，可把广场里的阿哥额驸大侠格格宫女太监……全部吓得惊跳起来。

“是闪电吗？不可能吧？难道会下雨？”永琪不相信的惊喊。

永琪话才说完，空中，再一道闪电划过，雷声大作，乌云密布，接着，大颗大颗的雨点，就哗啦啦的直落下来。

大家跳起身子，永琪大喊：

“赶快把书搬进房间里去 这下子 才真需要‘功夫’快快快！”

小燕子大惊失色，这一怒非同小可，睁大了眼睛，对天空伸着拳头，大叫：

“下雨了？哪有这个道理？老天！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 今天是‘晒书日’不是‘淋书日’呀 我辛辛苦苦把书搬出来，你居然给我下大雨……”

“你别忙着跟老天吵架！”永琪着急的拉拉她，“赶快来搬书 这些都是‘珍藏本’全是‘无价之宝’淋坏了我们会倒大霉的！”

紫薇抱了一堆书，就往藏书楼里跑，尔康一看，大急，冲过来护着她。

“紫薇，拜托你去藏书楼里坐着，不要搬书，也不要淋雨！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呀！赶快去，不要出来了！”

那时紫薇已经怀有身孕，再过几个月就要生产了。

早有宫女们拿着伞奔来。尔康抢了一把伞，遮着紫薇，搀着她进房去。

永琪急得跳脚，招呼着宫女太监：

“小邓子！小卓子！小顺子……大家都来帮忙呀！赶快把书搬进房去！”

一时间，整个广场，乱成一团，大家在大雨中，疯狂般的搬书进房。小燕子、尔康、永琪、箫剑全部施展轻功运书，个个在雨中忙得团团转。但是，那些书哪里搬运得完？箫剑急喊：

“有没有油布？来不及搬了！赶快拿一块大油布遮起来！”

太监宫女们，拿油布的拿油布，拿伞的拿伞，搬书的搬书，狼狈得一塌糊涂。

小燕子听到永琪说“珍藏本，无价之宝”这些句子，心里知道大事不妙，再也神勇不起来了。着急的捧着一摞书，往房里“飞奔”。这个“飞奔”简直是“名副其实”就差“脚不沾地”。但是，她毕竟没有那么好的功夫，脚非沾地不可。地上都是积水，一个不小心，就滑了一大跤，手中的书本，跌进雨水里。

“糟糕，书弄脏了怎么办？”小燕子喊，想跳起身去抢救那些书。忽然肚子里一阵绞痛，她居然站不起来。那阵剧痛，排山倒海而来，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她捂着肚子呻吟：“哎哟……哎哟……肚子好痛……”

永琪冲过来扶，明月、彩霞也奔过来。尔康、晴儿、箫剑都顾不得遮书了，急急忙忙跑过来看。太监宫女赶紧为大家撑伞。尔康回头，对太监们挥手大喊：

“不要管我们，赶快用油布去保护那些书！”

永琪弯腰扶住小燕子，着急的问：

“小燕子，摔了哪儿？起来我看看！”

“不要管我！赶快去救那些书！快呀……”小燕子爬向

那些书，一面痛喊着，“哎哟！我扭到肚子了，好痛好痛……救书！救书……”

永琪看看小燕子，大雨中，只见小燕子脸色惨白，一急，就抱起她：

“你不要吓我，不过是摔一跤，怎么会这样痛？你到底摔了哪里？”

小燕子虽然糊涂，也觉得这番痛楚，实在是不比寻常。

“我想……我不大好，哎哟……你快传太医！我不对劲了！”

永琪脸色大变，抱着小燕子就往景阳宫跑去，再也顾不得那些书了。

当天，小燕子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孩子。问题是，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怀了孕。

这件事成为宫里一件“不可思议”的“大事”。那些“珍藏本”被弄得乱七八糟，事后，尔康和永琪，几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藏书楼的书恢复旧观。以后，谁也不敢再让小燕子“晒书”了。珍藏本就算了，小燕子会让永琪这么珍贵的“龙种”莫名其妙的失去了，简直是“不可原谅”的大错。太后几乎把脑袋都“摇掉”了。

“哪有晒书，会把孩子晒掉了的？肚子里有孩子，她居然去跳窗子，翻上翻下，什么用‘武功’晒书！哪有这么糊涂的娘呢！”

太后气呼呼，乾隆跟着扼腕。皇后、令妃和娘娘们，都叹息不已。当然，箫剑、晴儿、紫薇、尔康个个难受。就连景阳宫里的太监宫女、小邓子、小卓子、明月、彩霞等人，也都充满了“犯罪感”。

至于永琪，那晚守着小燕子，除了心痛，还是心痛。

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有了身孕是大事，你怎么可以不说

呢？如果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孩子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又晒太阳又淋雨，又搬东西又摔跤……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骗你，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！”小燕子懊恼的说。

“这不是有感觉还是没感觉的事，这是有没有‘常识’的事，身子是你自己的，你怎么可能‘不知道’？”

“我就是糊涂嘛！谁知道这样就是有小孩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，如果我有娘，我就知道了……永琪，你不要骂我了，我也很难过呀……对不起嘛！我没有经验嘛，下次我就懂了，你不要生气嘛……”小燕子可怜兮兮的看着永琪，心里是充满歉意的。

永琪听了，想到小燕子无父无母，一句“没有人教过”多少辛酸！他心里更痛，着急的说：“我不是骂你，我也不是生气，你已经这样了，我怎么还会生气呢？我是着急心痛，丢了一个孩子，太可惜了！我也很自责，天天跟你在一起，感情那么好，怎么没有注意这个问题！”

小燕子勉强的笑着：

“我还没准备好当娘呢！你一天到晚说我长不大，想想也是。我自己都是一个孩子，怎么当娘？老天一定知道我不会当娘，才收回了这个孩子！”她说着眼里就漾着泪，“我好笨！我真的好笨！”她一阵心痛，忍不住伸手劈里啪啦的敲脑袋。

永琪急忙拉住她的手，放在脸上熨帖着。

“干吗这样？肚子痛还没好，还要把脑袋打痛吗？”说着，就深深凝视她，“谢天谢地，好在你没事……我们都不要难过，也不要自责了，小事一件嘛，生孩子有什么难？我们继续努力就是了！”

小燕子十分感动的点点头，忽然坐起身子大叫：

“糟糕！那些书……那些书都是‘珍藏本’，是‘无价之宝’，被我弄坏了怎么办？我吹了半天牛，结果弄得乱七八糟，皇阿玛一定气死了！”

永琪急忙扶住她，情真意切的说：

“躺下来！躺下来！不要激动，不要管那些书了！再多的‘珍藏本’，也抵不上你这个‘珍藏本’！再多的‘无价之宝’也抵不上你这个‘无价之宝’！”

2



乾隆三十年来临了。

小燕子和紫薇，在这一年的年初，都绝对没有想到，她们那温柔的幸福，那平静的岁月，要在这一年面临最大的考验。无数的“狂风暴雨”，将要席卷着她们的世界。以前的种种经历和这番“狂风暴雨”比起来，不过是一些“微风”而已。

这年的春节，小燕子依然精神抖擞。尽管身上一直没有喜讯，箫剑和晴儿也都陷在挣扎和痛苦里，她都不操心，认为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。她对自己“怀孕”这种事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她有太多要忙的事。春节的时候，她挖空心思，想的仍然是怎样别出心裁，设计一些节目，让皇阿玛和宫里的妃嫔阿哥格格们，大家乐一乐。

大年初三，宫里举行了一年一度的“跳驼比赛”。

跳驼比赛！这是皇宫里各种表演中，最最刺激的一项。这本来是蒙古武士的一种竞技赛，因为乾隆喜欢观赏，逐渐变成一种表演。到了这天，蒙古武士，个个盛装前来表演“跳驼”。宫里所有的亲王福晋、阿哥格格都来观赏，热闹非凡。小燕子爱这个比赛，绝对不输给热中武术的乾隆。

比赛是在皇宫竞技场举行的。

乾隆带着妃嫔坐在观众席上，华盖重重，嘉宾云集。竞技场两旁，站满了卫队，旗帜迎风飞舞。

乾隆居中而坐，永琪陪着乾隆，坐在乾隆左边，太后坐在右边。晴儿坐在太后身边，依次是皇后、令妃和其他妃嫔。永琪旁边，是紫薇及其他阿哥和格格。

比赛开始前，照例有蒙古美女，跳舞助兴。舞者服装艳丽，舞步神奇，看得皇室成员，个个目不暇接。

乾隆左顾右盼，见场面浩大，龙心大悦。忽然他发现少了一个人，惊奇的问永琪：

“怎么没有看到小燕子？”

“回皇阿玛 小燕子今天有些不舒服 恐怕不能来了！”

“不舒服？她连这种热闹都会错过？太不可思议了！是不是很严重？”

“不不不 不严重 不严重。”永琪一迭连声说。

太后眼睛一亮，看看永琪：

“是不是有好消息了？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”

又来了！太后最关心的，就是小燕子有没有“好消息”。永琪听到这个题目就头痛，赶快顾左右而言他：

“什么什么？风太大，听不清楚！”

“听不清楚吗？我帮老佛爷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要当阿玛了？”令妃笑了。

“也该有消息了，两个格格同时成亲的，紫薇的儿子东儿，都三岁了！小燕子上次那个，又晒书给晒掉了！真是天下奇谈！”太后嘟囔着。

紫薇不好意思的微笑了一下，永琪有点坐立不安了。幸好这时，比武开始了。

主持比赛的是尔康，他骑着一匹骏马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

奔进比武场，许多蒙古武士，穿着蒙古服饰，跟着尔康的马，跑步进场。到了乾隆面前，尔康翻身下马，甩袖跪倒，朗声说：

“儿臣福尔康带领蒙古武士十二名，叩见皇阿玛，老佛爷 皇额娘 各位娘娘 皇伯皇叔！”

蒙古武士全部匍匐于地，声震四野的喊：

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老佛爷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各位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各位阿哥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

乾隆兴高采烈的说：

“蒙古武士免礼！今天这个跳驼比赛，希望你们拿出蒙古的看家本领来！得到第一名的武士，朕有重赏！”

“谢皇上恩典！”蒙古武士齐声说着。

尔康站起身子，打开名单，朗声报告：

“蒙古武士腾尔丹上场！”

只见一名蒙古武士，牵着三只骆驼进场。骆驼满身披挂，戴着驼铃，头上插着羽毛，煞是好看。三只骆驼在看台前站定，武士站在骆驼一边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原来“跳驼”是让骆驼排成一排站着，武士要一个斤斗跳越过这几只骆驼，有人一次可以翻过四五只骆驼，甚至有跳过八只骆驼的记录。当然跳得越多，就是功夫越好。武士们通常跳越过骆驼之后，还会跳到骆驼的驼峰上，做一些精彩的个人表演。这个比赛最好玩的地方，是那些骆驼，它们毕竟是动物，不会乖乖的站在那儿让你跳，何况骆驼的坏脾气是有名的，常常在表演中，骆驼会有各种状况发生，出人意外。这些武士，不仅要考验武术，还要考验应变能力，是个集武术、特技、表演和趣味于一炉的比赛。难怪乾隆和宫中诸人，都对这个比赛着迷。当然，有时骆驼出奇的听话，让每个武士都能尽兴表演，那也是很好看的。